

玉鑒

溪誠
編

事錄



錄 誠 鑒

撰 遠 光 何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鑒誠錄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四庫全書提要

鑑誠錄十卷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閒事，而蜀事爲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爲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劉曦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曦度鑑誠錄三卷。何光遠鑑誠錄三卷，分爲二書，益舛誤矣。書中閒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答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爲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黜一條云：據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敍說甚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爲十卷，有朱彝尊跋，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爲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條，所載向瓚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爲廬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曰傳聞異詞。鑒冤辱一條，全副襲殷芸小說東方朔辨怪哉蟲事。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已爲附會。鬼傳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粗疎。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后荒於從禽，考新唐書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閒后侍膳，無須臾去。舊唐書亦云：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侍膳御，不離左。

右。安得有改遊之事。且昭宗寄命強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縱后改遊。恆至六十里外。殊爲誣誕。灌鐵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亂。是爲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其爲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綴。故仍錄之小說家焉。

目錄

第一卷

瑞應識

九轉驗

第二卷

御賜名

鬼傳書

前定錄

第三卷

語忌誠

蜀上醫

第四卷

蜀門諷

輕薄鑑

誅利口

金統事

逸士諫

耽釋道

餌長虹

妖惑衆

斥亂常

危亂黜

知機對

走車駕

判木夾

灌鐵汁

落韻貶

許墓靈

得夫地

第五卷

徐后事

高尙士

武金山

第六卷

戲判作

怪鳥應

布燮朝

第七卷

倣十在

陪臣諫

釣巨鼈

第八卷

衣錦歸

作者同

帝贈別

禪月吟

產麒麟

旌論衡

亡國音

四公會

非告勒

賈忤旨

容易格

因詩辱

鬼坐衙

神口開

雪廢主

贊舊詩

改橋名

屈名儒

錢塘秀

第九卷

夢太白

卓絕篇

第十卷

歸生刺

求冥婚

蜀才婦

走山魃

削古風

改名達

高僧諭

見世報

分命錄

鑑冤辱

魚還肉

攻雜詠

鑒誠錄卷第一

五代 何光遠撰

瑞應識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之門妙絕之戲按學海本戲作稱呼頭入爲孟入或云此毬子

從太原將來又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闈上凌霄漢雖般輸之妙無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爲

祥矣又王蜀後主元舅徐太師延瓊於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橫亘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

下悉令暖宅後主亦親幸宴樂移時忽於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

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旣而旌幟屆蜀以

統軍聖興按學海本太子未歸旋令將校改換宮闈孟祖乃權於徐公之第安下覩紅綃所籠姓字怪問

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

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顧太尉遠爲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

銜厥命以通好嚴本辨士也旣而屆蜀亦稱臣焉然於朝對之間舉措輕易及置一笏記廣敘興亡詞旨

鏗鏘驚駭聞聽蜀之文武卿咸伏其雄泊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制臨嚴又於明宗

天成得位之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賜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覆邦家。辨言之亂刑政。故少正卯言僞而辯。孔子誅之。子今巧言如簧。弗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初與王朝折箭爲誓。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國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藏之珠金。選宮庭之嬪嫀。其罪二也。頃者。詐諭三川。減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剽二鎮之節旄。閩綿控扼我咽喉。覬覦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爲監護。坐握兵權。蹴我藩維。承吾爵位。人神豈恕。天意爭容。爾之再來。機亦謬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蒼黃失其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骸。爲洛中之鬼。高祖不聽。命劍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算。其李嚴於王蜀所置笏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迫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蕪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脩爾墜張。按學海本作殘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兇。十年對壘。萬陣交鋒。虞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才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時號王鐵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梁末主名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鼎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於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國禮遠酬於

厚禮臣等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彤庭戰汗實深於跼地臣等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

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爲睦隣之知後結姻親之國兵車不閒玉帛交馳縱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良持禮至彼探其機宜董與趙有寄託之知懷魏都之舊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罄血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爲人豺狼之聲狗鼠之行卒按學海本微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予聞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卒微暴斂事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返故曰強良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嗔兵有鬪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弊民惠姦有窺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語下失機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與狂孽直犯漢川是時高祖親統全師合戰於踪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元瑣按學海本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匹斬首一萬獲其九城梓綿龍劍普果閬蓬渠是也梓帥與其子光嗣拊膺而哭按學海本作欲堅故壘賊將王暉獻於按學海首級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騎入川賜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璋小簡按學海交兵已勅軍前俾其掎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修其按學海章奏備陳本末事聞上聽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驚駭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爲鄰從初不睦常厚誣於表疏每深開於朝廷

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及審聖聰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激驍雄□□按學海本作驅除二字姦宄尋屬陛下翠

華外駐黃屋未安捨亦何傷剋之不武□□按學海本作於是二字益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累年且參商而

終日其後故□□按學海本作其後毫不自悔特承君寵恣弄國權窺劍外之有萌示寰中之無畏□□□□按學海本作因

而稿三字料聖君之意必摧_{按學海本作推}亡以固存其如倖臣之言恐怒甲而□□□□按學海本作還乙由三字是與董璋愛以

暫合和而不同雖玉帛交馳豈心貌之相類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儻敢飛颺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

月二十八日暴興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_{按學海本作川}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步軍都

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於彌牟鎮北_{按學海本作}

作比屬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兇其董璋至午時敢領祿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

下句讀奮鼓旗一擊而魚_{按學海本作鱗}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

元瓚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八十餘員奪下甲馬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萬

餘事其餘逆漏之徒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光嗣并從騎二人罄馬而奔棄

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亂轍以咸_{按學海本作感}哀烏江之死所不遙赤壁之慚顏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破

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巳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窠

巢之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衆止於

四日之間莫不遐仗_{按學海本作望}皇威戡除隣患臣方以自達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其

羽插。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遣降使臣。特頒明詔。諭董璋之姦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暗合。按學海本作方略。顯應神機。更無脣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所以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曰。脣齒論交歲月長。豈期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孽奔衝一陣亡。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九轉驗會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陽製藥既成。白日輕舉。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上因餌之。徧體生瘡。髭髮俱脫。十日而崩。此唐實錄隱而不書。又梁朝方山道人。自號龐九經。身長七尺。不知年幾百歲。每於石室修氣。經年絕食。太祖往往遣使賜乳頭香及茶藥而已。忽一日詔入內殿。求延生之術。龐奏曰。夫神仙之法。亦因積學而成。先須息萬慮於人間。棲一身於岩穴。與天地合德。與鳥獸同羣。斷其喜怒悲哀。去其滋味淫慾。然後存神養氣。辟穀休糧。欲究還丹。審窮爻象。故曰。內真外應。其丹自來。而又功滿三千。方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有心役萬機。孽毒三軍。誅殘百姓。怨滿天下。恩唯按學海本底一家。豈同軒后清靜。自化鼎湖上昇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龐助本身。朕欲問卿行止。何得妄指難易。非斥朕乎。龐度太祖言深慮遭其誅責。復奏曰。臣有靈丹。可延九五之數。儻放臣棲隱。即敢進之。上復笑曰。朕不希白日上昇。只希更得三五十年在位。是朕願也。龐乃於肘後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進曰。望陛下清素守真百日。方可餌之。不然者。灰按學海本作反。惡耳。上既深信。龐得歸山。後帝久患石淋。忽宣至藥服。

食眉髮立墮。頭背生癰。及至彌留。爲穎王所弑。乃知九轉非誤一君。其次諸侯遇之死者無數。非丹有損。而人不真。按學海本作丹非或曰武宗因折按學海本作拆寺患癩而崩。實爲庸說也。

金統事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鳳樓前。赤蟻黃蟻聚鬪七日。掃盡復生。己亥歲。天瀉血流。大地俱赤。是夜。長虹貫斗。星奔西南。明年黃寇犯闕。翠華奔幸之兆也。辛丑年。黃巢在京。尚讓爲相。改乾符之號爲金統元年。見在百司。並令仍舊。忽一日。有人潛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南門。譏諷頗深。僞相大怒。應堂門子及省院官。並令剜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火。按學海本作大隊內收得文官會吟詩者。宜令就營屏除。如只是識字者。宜令將內役使。是時京城內外。殺戮三千餘人。百司驚惶。皆悉逃竄。其七言四韻詩曰。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邑號盡封元諒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喫鹽。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

走車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姓。號曰西府太子。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爲亂階。焚襲宮闈。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時駕幸三峯。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蕎麪燒餅。奉宣賜紫。宮人楊舞頭名。失其進裏淚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揚下殿東鴟吻。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劈牛兼劈

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明廟土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

鑒誠錄卷第二

御賜名

朱太祖統四鎮呼中令曰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本按學海作甚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皇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貞茂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東川人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於兩舍之外傳三十里爲一舍踐踏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敍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存賜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又說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衆迫脅岐城大駕無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書採而不用時將盡矣天使其然同谷子詠五子之歌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構殷兵又曰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彫墻靜思今古爲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又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爲盤遊亂紀